

谨以此书告慰英年早逝的作家路遥

路遥

中篇小说名作选

陈泽顺 / 选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LU YAO ZHONG PIAN XIAO SHUO MING ZUO XUAN



谨以此书告慰英年早逝的作家路遥

路遥

中篇小说名作选

● 陈泽顺 / 选编

●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LUYAOZHONGPIANXIAOSHUOMINGZUOXUAN

路遥中篇小说名作选

陈泽顺 选编

*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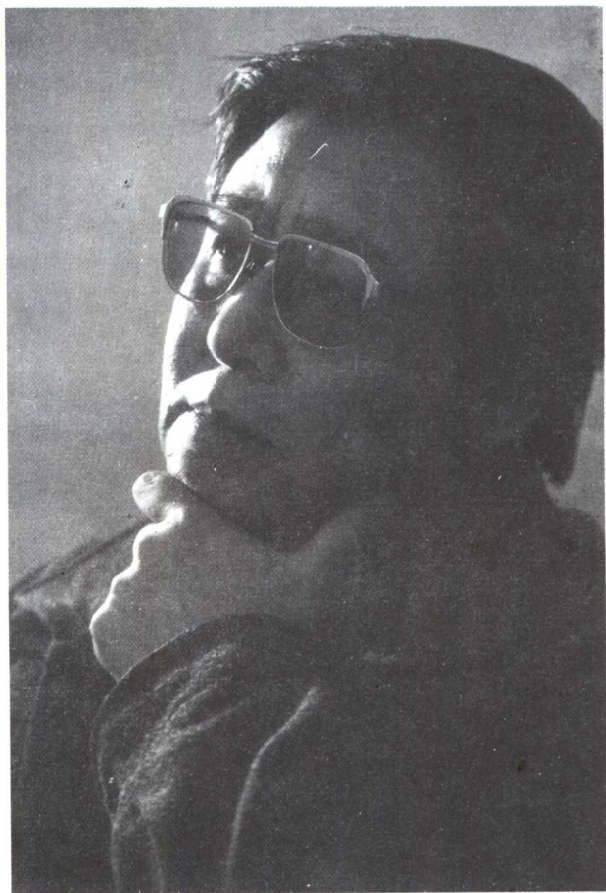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6 插页 329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38,001-48,000

ISBN 7-224-02828-2/I · 677

定价:16.00 元



张强

13329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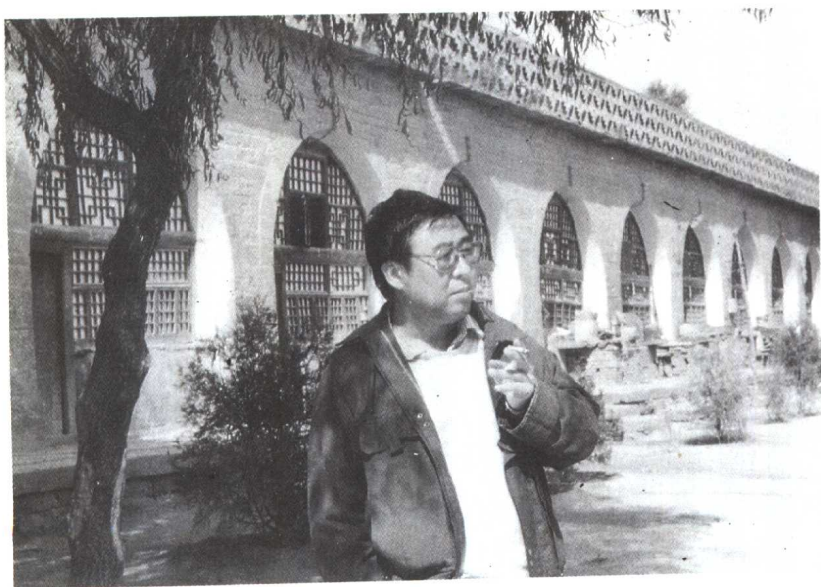
凝思



黄土地的儿子



和文学青年在一起(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一年夏重返母校延川中学

关于电影《人生》的改编

总的说，~~从~~从我的角度讲，那就是尽可能地
把小说中最主要的东西表现出来。说细点，
大概是这么几类：第一，~~把~~小说的^{主题}主旨较完整
^{（给予揭示）}地~~表现出来~~。这就是通过高加林等人~~悲剧性~~
的命运，促使观众对社会及人生作出多方面的
深刻审视；并通过这个不幸的故事使人们正视
而且能积极地改变我们生活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
第二，力图将小说涉及到的生活通过视觉
也能使人感到真实可信。高加林、刘巧珍、黄
亚萍等都是好人，但性格中都不同程度潜含着
悲剧性和庸俗性的因素。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而真实是一切艺术的基础。

20 × 15 = 300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

序 一

陈泽顺

编选这个集子是今年九月份的事，当时路遥刚从延安转院到西安，情况很不好，他正在默默地与病魔搏斗，我不忍心为这件尚无着落的事打扰他，没有告诉他。

这期间我一直在联系出版。

后来，他的病情出现好转。十月十六日上午我又去看他，告诉了他编选集子一事，并且给他读了我代他写的“后记”。他很高兴，笑着说：“像是我写的，连口气都像。”他果然很挂念能否出版，我说我会想办法的。他说：“陕西人民出版社已经为我出了文集，不要再给你们那里添麻烦了。”我说：“我正在通过一些朋友和其他出版社联系。”我记得我一再向他显示某种自信，显示我绝对可以把这个集子送到读者手中，送到他的案头。那些话也许是言过其实的，我也许有意无意在掩盖我的某些难处，但我是真诚的——有谁能比我更了解路遥呢？有谁能比我更理解路遥对文学事业的热爱痴迷到了什么程度呢？我知道什么是他最大的精神渴望。

他笑了。自他病倒以来，我还从来没有见他如此轻松地笑过。他执意让我给他写一篇序言。

那天，我们进行了一场内容广泛的谈话（有关这一切，我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述及）。路遥尽管由于黄疸指数上升而显得面容憔悴，但是，他那目光仍是灼人的，他的大脑空间仍然无限广阔，他甚

至还能够显示一下幽默的智慧，逗你笑出声来。

我从躺在病床上的路遥身上又看到了他过去的影子，看到了人们心目中的那个路遥。那是一个对眼前这个世界进行执著思索的路遥，是一个在苦难的人生中仍在寻找人生的辉煌点的路遥，是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拚命要在笔底下留下文字的路遥。

怕他太累，我不得不走了。他竟破例伸出手来，说：“握一握手。”

平时我们就像亲兄弟之间一样是从来不握手的，即使是离别很久又一次重逢，也不握手，但这次，我们把手握在了一起。

在这一刹那间，我内心滚过了一阵酸楚——我为他做的事情太少了。我作为他的同学，他的亲密朋友，为他做的事情太少了。

后来，我腾开手头的东西，为这本集子的出版而奔波。

正在这时，晴天响起一声霹雳，路遥突然谢世而去！

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当我从电话中听到这一噩耗时，浑身被一种寒潮贯通了。我捏住话筒呆立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在这一瞬间，我甚至还来不及产生出悲哀的情感。我没有流泪。我只是捏住话筒在那里呆呆地立着。话筒那边的朋友大概不难想象我做出的反应，也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把电话挂了。

我踉跄地走出办公室，向作协赶去。路上，车水马龙，这个平凡的世界仍然在喧腾，在吵闹，然而它对于我，却已经是残缺的了。不知怎的，我憎恶起这个世界来，我憎恶它的强大和永恒，憎恶它的冷漠，憎恶它那无情的对于生者和死者的蔑视。

我仍然没有哭。一个残酷的事实像巨石一样压在我的精神世界之上。我不知该为何而哭。

当我赶到作协，在创作之家一个房间里找到一直守候在路遥身边的他的弟弟王天笑时，我竟然怒不可遏，喝问他：

“这是怎么回事？告诉我，怎么回事？！”

这时，我才喷出哭声来。我和天笑什么都没说，搂抱着哭成一团。

只有在这时，我才知道路遥究竟从我心中带走了什么。

我经历过长辈、亲人、朋友的死亡，我体验过生活的突然断裂所带来的深渊一样的落差引起的情感撞击，我体验过痛苦和悲哀，品尝过它们那绵长的滋味，但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眼前这种无情的突如其来的毁灭性打击所引起的精神世界的剧烈痉挛。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此时此刻，除了痛哭之外，我又能够说什么能够做什么呢？

.....

让我来约束一下自己的思绪吧。我仍然来谈这本集子。毕竟，我是在为这本书补写一篇序言。

路遥之死在人们心目中引起的震撼，足以说明这个人的价值和魅力。每一个在平凡的世界中行走人生的人，都不会不对他寄以深切的思念。他英年早逝，在人生之旅上只走了四十二个年头，但是，他贡献给自己祖国和人民的，或许比一个保养得极好、活上一百年的人都要多。他的生命是以文字的形式一点一滴地倾洒在人间的。他所做过的一切，绝不会由于他生命的终止而消逝。他的灵魂之舞将长久地激励着活着的人。

现在，这本汇编了路遥优秀之作的集子终于要付梓出版了。尽管路遥生前一再说不不要再给陕西人民出版社添麻烦，可它仍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因为，陕西人民出版社视此为一种光荣，一种责任，一种对于路遥的追想与思念。

在这里，我，或许我还可以代表路遥，特别要感谢我们社的各级领导对此书出版所给予的巨大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我十月份写的那个序言仍然保留，作为序二。这篇补写的序言，就作为补充，列为序一。

1992年11月27日急就

序 二

陈泽顺

为路遥作品写序，对于我是太沉重了一些，然而，我又觉得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我们曾经一同在延安大学就学，同是中文系，路遥比我高一个年级。那是一个乍暖还寒时节。我还记得，路遥带领他们班的同学第一个在饭堂外的高墙上挂出“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巨幅标语，记得他和中文系的老师们在一起组织全系师生排练《长征组歌》，并且堂而皇之完全按照专业规范进行了演出。当时他刚刚开始发表作品，还没有成为令人瞩目的人物，可他的所作所为却有着鲜明的不同于一般人的个性。

后来，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艰苦攀登，先是写出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来又写了《人生》，又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成了新时期作家中的佼佼者。而后来的三卷本巨著《平凡的世界》一举获得全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更加奠定了他不可动摇的文学位置。

收编在这个集子里的四部中篇，都是反映路遥思想艺术水准的佳作。关于《惊心动魄的一幕》和《人生》，人们说得已经够多了，无需我来赘言。我想谈一谈他的另两部中篇《在困难的日子里》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在路遥所有的作品中，我一向以为《在困难的日子里》比其他

作品更具有思想和艺术魅力。在同时期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把对于人的隐秘的内心世界的探索深入到这个程度。我是说，人物在这里已经不简单是社会学范畴中的一个理念因素，他活动在社会舞台上，却又始终或者雄浑或者低沉地吟唱着人本身，这在当时铺天盖地的社会学文学环境里，是难能可贵的。也许正因为这篇作品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品格，它反倒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欣赏，没有造成《人生》那样巨大的轰动效应。但是，我一直以为，若干年以后，人们也许不再被《人生》所激动，而《在困难的日子里》却仍将使人体味到高品位艺术品的辉煌。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是一个对人怀有高尚的温爱之心的人的作品，它字里行间浸透着的女性般的温存和几近于完美的道德力量，甚至使人怀疑它不是出自路遥的手笔。构成路遥主要特色的，应当说是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是一种开阔的气势和思想力度的融汇贯通。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却仿佛避开了这些东西，它像一个恬静的少女，悄悄的，不引人注目地来到了你面前……其实这正是路遥。这正是这个陕北汉子内心深处蕴藏着的对人的爱的柔情，只不过他不轻易流露就是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同样是路遥重要的作品。

收集在这个集子中的作品，至少代表着路遥一个阶段的创作水平，读者有幸集中阅读和欣赏，我想是一件好事吧。

1991年10月于西安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4)
人 生.....	(1)
在困难的日子里.....	(173)
惊心动魄的一幕.....	(239)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315)
后 记.....	(408)

人 生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柳青

上 篇

第 一 章

农历六月初十，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盛夏热闹纷繁的大地突然沉寂下来；连一些最爱叫唤的虫子也都悄没声响了，似乎处在一种急躁不安的等待中。地上没有一丝风尘；河里的青蛙纷纷跳上岸，没命地向两岸的庄稼地和公路上蹦窜着。天闷热得像一口大蒸笼，黑沉沉的乌云正从西边的老牛山那边铺过来。地平线上，已经有一些零碎而短促的闪电，但还没有打雷。只听见那低沉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从远方的天空传来，带给人一种恐怖的信息——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了。

这时候，高家村高玉德当民办教师的独生儿子高加林，正光着上身，从村前的小河里蹚水过来，几乎是跑着向自己家里走去。他是刚从公社开毕教师会回来的，此刻，浑身大汗淋漓，汗衫和那件漂亮的深蓝涤良夏衣提在手里，匆忙地进了村，上了硷畔，一头扑进了家门。他刚站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就听见外边传来一声低沉的闷雷的吼声。

他父亲正赤脚片儿蹲在炕上抽旱烟，一只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白胡子。他母亲颠着小脚往炕上端饭。

老两口见儿子回来，两张核桃皮皱脸立刻笑得像两朵花。他们

显然庆幸儿子赶在大雨之前进了家门。同时，在他们看来，亲爱的儿子走了不是五天，而是五年；像是从什么天涯海角归来似的。

老父亲立刻凑到煤油灯前，笑嘻嘻地用小指头上专心留下的那个长指甲打掉了一朵灯花，满窑里立刻亮堂了许多。他喜爱地看他儿子，嘴张了几下，也没有说出什么来。老母亲赶紧把端上炕的玉米面馍又重新端下去，放到锅台上，开始张罗着给儿子炒鸡蛋，烙白面饼；她还用她那爱得过分的感情，跌跌撞撞走过来，把儿子放在炕上的衫子披在他汗水直淌的光身子上，嗔怒地说：“二杆子！操心凉了！”

高加林什么话也没说。他把母亲披在他身上的衣服重新放在炕上，连鞋也没脱，就躺在了前炕的铺盖卷上。他脸对着黑洞洞的窗户，说：“妈，你别做饭了，我什么也不想吃。”

老两口的脸顿时又都恢复了核桃皮状，不由得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都在心里说：娃娃今儿个不知出了什么事，心里不畅快！一道闪电几乎把整个窗户都照亮了，接着，像山崩地陷一般响了一声可怕的炸雷。听见外面立刻刮起了大风，沙尘把窗户纸打得啪啪价响。

老两口愣怔地望着半天儿子的背影，不知他倒究怎啦？“加林，你是不是身上不舒服？”母亲用颤音问他，一只手拿着吕面瓢。

“不是……”他回答。

“和谁吵架啦？”父亲接着母亲问。

“没……”

“那倒究怎啦？”老两口几乎同时问。

“……”

唉！加林可从来都没有这样啊！他每次从城里回来，总是给他们说长道短的，还给他们带一堆吃食：面包啦，蛋糕啦，硬给他们手里塞；说他们牙口不好，这些东西又有“养料”，又绵软，吃到肚子里好消化。今儿个显然发生什么大事了，看把娃娃愁成个啥！高玉德看了一眼老婆的愁眉苦脸，顾不得抽烟了。他把烟灰在炕栏石上磕

掉，用挽在胸前钮扣上的手帕揩去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身子往儿子躺的地方挪了挪，问：“加林，倒究出了什么事啦！你给我们说说嘛！你看把你妈都急成啥啦！”

高加林一条胳膊撑着，慢慢爬起来，身体沉重得像受了重伤一般。他靠在铺盖卷上，也不看父母亲，眼睛茫然地望着对面墙，开口说：“我的书教不成了……”

“什么？”老两口同时惊叫一声，张开的嘴巴半天也合不拢了。

加林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说：“我的民办教师被下了。今天会上宣布的。”

“你犯了什么王法？老天爷呀……”老母亲手里的吕面瓢一下子掉在锅台上，摔成了两瓣。

“是不是减教师哩？这几年民办教师不是一直都增加吗？怎么一下子又减开了？”父亲紧张地问他。

“没减……”

“那马店学校不是少了一个教师？”他母亲也凑到他跟前来了。

“没少……”

“那怎能没少？不让你教了，那它不是就少了？”他父亲一脸的奇怪。

高加林烦躁地转过脸，对他父母亲发开了火：“你们真笨！不让我教了，人家不会叫旁人教？”

老两口这下子才恍然大悟。他父亲急得用瘦手摸着赤脚片，偷声缓气地问：“那他们叫谁教哩？”

“谁？谁！再有个谁！三星！”高加林又猛地躺在了铺盖上，拉了被子的一角，把头蒙起来。

老两口一下子木然了，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

这时候，听见外面雨点已经急促地敲打起了大地，风声和雨声逐渐加大，越来越猛烈。窗户纸不时被闪电照亮，暴烈的雷声接二连三地吼叫着。外面的整个天地似乎都淹没在了一片混乱中。

高加林仍然蒙着头。他父亲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颤动着，眼看